

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六辑

曹聚仁先生纪念集

CAO JU REN XIAN SHENG JI NIAN JI

2000/1



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

主编 陶人观

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六辑



2000/1

曹聚仁先生纪念馆
藏书章

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

2000年6月

责任编辑 程 群 赵敬立
封面设计 王鲁燕
插 图 茅才龙

曹聚仁先生纪念集 (上海文史资料选辑
(2000 年第 1 期,总第九十六辑))

出版: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

(上海北京西路 860 号)

印刷:上海竟成印刷厂

(上海市纪念路 500 号)

发行: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出版日期:2000 年 6 月

国际标准刊号:ISSN1000—6109

25.00 元

国内统一刊号:CN31—1229

《曹聚仁先生纪念集》编委会

主 编：高韵斐 王锡荣

编 委：

(姓氏笔画序) 王锡荣 李 浩 林丙义
周育民 武重年 赵敬立
高韵斐 姚庆雄 顾八紘
凌月麟 秦海琦 曹 雷
程 群

新士。案书益一前书交音斯班曹已县册。限和的超部新士奔
密序 班曹已册既以何我人，孰寺的三乘曹育前念岳五曹
翔字文六思文》、《蒙享》，文端县冬的巨新士奔册切亥。系关

品书册和抵县猎《学史国中》、《策
南马六》。普引虫姑各一伏知，基罕土套豫册，武鞣站特

止合街采林察隆册司以，集岳苗采虫站册站特气籍权册县《参
《辞夷新烟》亦册司以，整崇白，二宗李既页册里程思远大五
封崇雨风平十三》音中其，碍人苑罕西气巨步章文篇六音里

《恙》今年6月26日，为曹聚仁先生诞辰100周年。曹先生是
著名记者，文史学家。当他在香港《循环日报》和《正午报》担
任主笔时，我曾由他推荐，为该两报写专栏文章，所以同他关系
密切。曹聚仁册，平0201。《史画站册国中》丁湖出新士奔
限国

1956年5月初，我应邀到了北京，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
见，告以国共关系“和为贵”，爱国一家，爱国不分先后，中国共
产党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曾经同国民党有过两次合作，
现在可促成第三次合作，以实现中国的统一大业。来恩固。

两个月后，曹聚仁先生也到了北京，在7月13日、16日，
先后受到周恩来总理三次的接见，在座的有张治中、邵力子、
屈武、陈毅等陪同。在谈话中，周总理在提到“和平解放台湾”
问题时指出：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有过两次，第一次合作取得
北伐战争的成功，第二次合作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，为什么不
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？我们对台湾，绝不是招降，而是要彼此
商谈。只要政权统一，其它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。周
总理这一席话，十分明显，是要曹先生转达给台湾蒋经国，由
于他曾帮小蒋在赣州办过《正气日报》。

曹先生青年得志，他二十多岁就在大学教书，是学者，他
对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学术思想有了系统和精深的研究。早年

在上海活跃的时期，他是与鲁迅很有交往的一位作家。上海鲁迅纪念馆有曹聚仁的专库，从此可以见到他与鲁迅的亲密关系。这时他在上海写的多是散文，《笔端》、《文思》、《文笔散策》、《中国史学》都是那时的作品。

抗战爆发，他就穿上军装，成为一名战地记者。《大江南线》是他对淞沪抗战的战地采访纪录，以后他到徐州采访台儿庄大战，在那里他见到李宗仁、白崇禧，以后他在《政海谈秘》里有九篇文章专写广西军政人物，其中有《三十年风雨说桂系》、《白崇禧两三事》、《悼念李宗仁将军》、《程思远别来无恙》等等。

抗战胜利后，曹先生在上海的大学里教过新闻学。同时在上海出版了《中国抗战画史》。1950年，他到香港后，勤于写作，出版的书，主要的有《国学概论》、《中国剪影》、《中国剪影二集》、《中国近百年史话》、《北行小语》、《北行二语》、《北行三语》、《采访外记》、《采访新记》等三十多部书。

周恩来总理对曹聚仁先生爱国情怀给予充分肯定的体现，是曾说过这样的话：“他爱国，宣传祖国的新气象”。

曹聚仁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8年了，他留下的著作在四千万字以上，作为一位学者、作家和新闻记者，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，爱国的一生。

曹聚仁先生文集

目 录

(82) 荣毅生	从“曹聚仁”到“曹聚仁”	程思远(1)
(92) 姚念章	曹聚仁与曹聚仁	
(101) 奚委封	曹聚仁与曹聚仁	
(109) 横义寿	曹聚仁与曹聚仁	
(113) 朴国周	曹聚仁与曹聚仁	
序		程思远(1)

回 忆

(129) 滕 任	曹聚仁与曹聚仁	夏 衍(3)
(137) 平 毅	曹聚仁与曹聚仁	
怀曹聚仁		夏 衍(3)

现代东方一但丁		
——陪伴先兄南行记事		曹 艺(7)
曹聚仁先生的红豆深情		墨 人(22)
记曹聚仁先生		赵家欣(28)
读《听涛室人物谭》谈曹聚仁		何满子(34)
与曹先生的学术因缘		
——《上海春秋》序		胡道静(38)
回忆曹聚仁先生		方汉奇(41)
忆曹聚仁先生		袁义勤(43)
我和曹聚仁的交往		郑子瑜(47)
敬悼曹聚仁先生		刘子政(54)
曹聚仁给我的第一封信及一篇未发表的序文		鲍耀明(65)
幸运的一面		史伯英(70)
父亲最后的日子		曹 雷(74)

生平与思想研究

- 从“曹聚仁专库”的创设说起 王锡荣(85)
- 章太炎·曹聚仁·鲁迅 章念驰(92)
- 曹聚仁的心路历程 任嘉尧(101)
- 曹聚仁在虹口 袁义勤(109)
- 缅怀鲁迅友人曹聚仁 周国伟(113)
- 一位值得敬仰和研究的文坛前辈 陈福康(123)
- 自由的书写者 孙 郁(129)
- 曹聚仁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报业活动 陈振平(137)
- 曹聚仁先生与香港“左派”出版 黄耀堃(151)
- 天下滔滔,几人堪与共语
- 略谈曹聚仁与鲁迅 赵敬立(154)
- 贯穿一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曹 雷(176)

学术与创作研究

- “毋求备于一夫”
- 读曹著《鲁迅评传》 陈漱渝(189)
- “不如写成为一个‘人’的好”
- 读曹聚仁《鲁迅评传》 吴长华(206)
- “把鲁迅当作有血有肉的活人来描画”
- 评香港曹聚仁的鲁迅研究 古远清(215)
- 独特的构架、视角和光彩
- 曹聚仁《文坛五十年》序 陈鸣树(231)
- 独具特色的现代文学史
- 读曹聚仁《文坛五十年》漫记 潘颂德(236)
- 云雾不会永远蒙住真实

- 读曹聚仁的《文坛五十年》…………… 余力文(244)
- 曹聚仁的长篇小说《酒店》…………… 袁良骏(250)
- 《酒店》之旅…………… 李 浩(258)
- 欲望的酒店…………… 艾晓明(266)

家人思忆

聚仁和他的世界

- 人文版《我与我的世界》后记…………… 邓珂云(273)

终生之师

- 记聚仁和邵力子先生的交往…………… 邓珂云(295)

我的丈夫与书本…………… 邓珂云(301)

父亲的文稿与书…………… 曹 雷(306)

父亲的梦…………… 曹 雷(318)

我的父亲

- 《香港文丛·曹聚仁卷》前记…………… 曹景行(323)

难忘的日子

- 追忆与伯父的相处…………… 曹景滇(327)

曹聚仁致子女家书三封

与长女曹雷书…………… (347)

寄雷女,平、闲二儿…………… (353)

寄雷女…………… (356)

曹聚仁年谱…………… 曹雷编订(361)

编后记…………… (383)

回 忆

怀曹聚仁

曹聚仁是单不庵的得意门生，单不庵对他的早期思想有很大的影响。在“五四”运动时期，第一师范是浙江最进步的学校。但是，据我记忆，当我和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施存统等人办《双十》和《浙江新潮》的时候，他没有参加。他读了许多书，在单不庵的影响下，他对于朴学，对于乾嘉学派的考据之学，有了很大的兴趣。

我们这一辈人通过“五四”运动，向往科学与民主，曹聚仁却是独辟蹊径，他从朴学的角度，正视当时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。他研究中国的哲学和历史，他自称接受了老庄的影响，但我看，他对世事并不“逍遥”，他没有出世，他始终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。

曹聚仁和我同年，也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。“五四”运动那一年，我们都是中学生，不过，他在浙江第一师范，我在甲种工业学校。浙江第一师范，是和长沙湖南第一师范齐名的进步学校。校长是经亨颐，教员中有前后“四金刚”，前“四金刚”是陈望道、李次九、刘大白和夏丏尊；后“四金刚”是朱自清、俞平伯、刘延陵和王祺。还有知名的李叔同（弘一法师）和朴学家单不庵。

曹聚仁是单不庵的得意门生，单不庵对他的早期思想有很大的影响。在“五四”运动时期，第一师范是浙江最进步的学校。但是，据我记忆，当我和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施存统等人办《双十》和《浙江新潮》的时候，他没有参加。他读了许多书，在单不庵的影响下，他对于朴学，对于乾嘉学派的考据之学，有了很大的兴趣。

我们这一辈人通过“五四”运动，向往科学与民主，曹聚仁却是独辟蹊径，他从朴学的角度，正视当时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。他研究中国的哲学和历史，他自称接受了老庄的影响，但我看，他对世事并不“逍遥”，他没有出世，他始终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。

1920年，我们都到了上海，我们都穿上了中山装和西装，

他却一直穿着那一件蓝布长衫。

他的旧学根底比我们强得多,才二十二、三岁的人,就把章太炎的演讲整理出一部《国学概论》来,对那样的年纪来说,是很不简单的事。他教书,办杂志,当记者,特别是抗战一开始他就穿上军装当记者,那真是再入世不过的了。

他不参加任何党派,但和左右两方面都保持着个人的友谊,都有朋友,虽然爱独来独往,但他基本上是倾向于进步和革命的。

他和鲁迅有着良好的关系,常有来往,常通书信。他办《涛声》,鲁迅替他写文章;他和陈望道、徐懋庸合办《太白》、《芒种》,鲁迅替他们写文章;他和陈望道等七人提倡“大众语运动”,鲁迅更替他们写了好些篇重要的文章。抗战时期,宋云彬在桂林编了《鲁迅语录》后问曹聚仁:“为什么鲁迅文章中没有骂你的?”这是事实,鲁迅从来没有在文章中骂过曹聚仁。

曹聚仁五十年代在香港出过《鲁迅评传》,六十年代又出过《鲁迅年谱》,还因此受过左派的批评。他说,三十年代初期他在上海和鲁迅谈到,如果替鲁迅写传记,“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‘神’,不如写成为一个‘人’的好。”曹聚仁这两部书我都没有看过,但他这“神不如人”的议论,我却认为说得有道理。

曹聚仁常挨骂,一是因为他自比乌鸦。在上海办《涛声》时,他用了乌鸦做标记,意思是报忧不报喜,在当时来说,国难当头,报国家民族之忧,报国计民生之忧,并没有什么不对。

后来到了香港,五十年代中期他开始了一次又一次“北行”,前后六次,最北一直到了鸭绿江边。他是新加坡《南洋商报》驻香港特派记者的身份“北行”采访。在北京他对朋友说,现在要做喜鹊,不做乌鸦了。这是真话,他的确在海外侨报上说了许多新中国的好话。

1950年他刚由上海到香港,发表《南来篇》,写了一句“我从光明中来”,于是右派骂他。后来他把新中国和蒋经国当年的“新赣南”相比,又以《门外谈兵》评说朝鲜战争,又挨了左派的骂。陈毅同志对我说过,曹聚仁偶发怪论,但是他的用心是好的。

据我所知,第一个在海外华文报纸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,是曹聚仁。他写了大量的报导和通讯,出了《北行小语》、《北行二语》、《北行三语》、《人事新语》、《万里行记》等书。

在他七十二年的生命中,新闻工作几乎占了一半。他曾以中央社记者的身份,到过台儿庄。事后对人说,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多半抗战不力,真正打仗的是非嫡系的地方部队。从这里可以多少看到他的原则:客观真实。后来他到赣州替蒋经国办过《正气日报》,也到上饶参加过宜乡主办的《前线日报》的工作。抗战胜利后,他在上海办过短暂的《前线日报》,在大学教过新闻课程。建国后他“南飞”香港,替海外报纸工作,还协助林霭民办《循环日报》、《正午报》,直到生命的结束,前后计三十余年。

他的一生,学者、作家、记者,以记者生涯最长。

他在旧学方面的著作中,死后出版的《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》是重要的一部。他的学识渊博而深厚。他记忆力很好,许多前人的议论都不是照引古书原文,而是凭记忆写下的。不过,这也成了一个缺点,使得后人不能作为准确的引述根据。

他的文学作品早年有《文心》式的《笔端》、《文思》、《文笔散策》等。晚年有章回体小说《秦淮感旧录》(写国共和谈期间的南京),还有《酒店》(写解放之初跑到香港去的“过气官僚”和舞女生活)。这些小说我都没有看过。

我倒是看过他一些诗，是从他的文章中看到的。他的诗主要是旧体，也没有出过集子。较有印象的一首是：

迷茫夜色出长栏，白发慈亲相对看；
话绪无端环如茧，泪澜初溢急于泅！
抚肩小语问肥瘦，捻袖轻呼计暖寒；
长笛一声车去也，四百八秒历辛酸！

诗题较长：《戊戌仲秋，自京归沪，夜过下关车站，老母夜半相候，历更次相见，仅八分钟即别去，感赋一律》。戊戌是1959年，下关站在南京，八分钟合四百八十秒。他为什么赶得这么急？主要不是为了“归沪”，恐怕是为了返港，可能有些新闻工作以外的事要赶着回去办。这就难为了老母亲了。这是充满了感人的亲子之情的诗篇。

说到新闻工作以外的事，有一个时期他很有兴趣于促成海峡两岸和解与祖国和平统一。一次周总理对我说：“曹聚仁真是书生，他想说服蒋经国学张学良，要台湾像当年的东北一样‘易帜’，他把复杂的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了。”他是书生，但毕竟是有志报国的书生。

我曾在《懒寻旧梦录》中替他说过几句公道话，认为他骨头是硬的，晚节是好的。

在香港那样复杂的环境中，他能二十多年不改其志地坚持爱国，是不容易的事，是当得上晚节可风的赞誉的。

他1972年病逝于澳门。岁月匆匆，今年是他的二十周年祭。写下这些，既是对上海教育出版社为他新出版的遗著《论杜诗及其它》作代序，也算是对这位爱国主义者、民主主义者的一点纪念吧。

1992年1月

香奔田母，素與行與中取責古式古二聚曹而”。文與染血昏天
不莫现代东方一但丁

——陪伴先兄南行记事

半个世纪来，家兄曹聚仁一直在文坛上被视为一个“谜样的人生、谜样的人物”的怪人。尤其是他于1950年8月，离开上海的家人，跑到香港去，更加增加世人的猜疑。那个年头，中国大陆，新中国建立未久，新政权才开始站住脚跟，他这位在上海滩上颇有点名望的知识分子，突然离开大陆，往国门之外跑，是个敏感的问题；而他到香港后，在香港发行量颇大的《星岛日报》开辟了《南行篇》的专栏文章，开宗明义头一句话，说：“我从光明中来”，就更让人们摸不着头脑了。曲衷瀛渤曹聚仁，心灰即謝丁世歸，莫任的并一行南行去對一句“我从光明中来”，激起千重浪，台湾当局下令给他们设在香港以及南洋各埠的御用舆论机器，总动员起来对曹聚仁实施围剿、讨伐，延续达五个多月之久。香港某报资料室的一位小姐，为他设立了专门档案，剪报文章接近千篇。而左派在香港的出版物，同样对之冷嘲热讽，斥责漫骂得更为激烈狠毒，为时也持久不衰。《周末报》很有代表性，于1950年11月14日，刊出《赠乌鸦》七律，仿鲁迅的《无题》诗改成：“惯投显贵过春时，颂主心劳鬓有丝；梦里模糊奴才相，文坛高插×龙旗。笑看志士成新鬼，跪向刀丛献颂诗。吟罢请封多赏赐，骨

头有血染绸衣。”而曹聚仁在左右责难中我行我素，仍旧在香港卖文度日，“曹聚仁之谜”自然更令人如坠五里雾中，捉摸不清了。

笔者是当年伴他南行的唯一亲人。由于笔者前一年有幸参加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后方勤务部的行列，从南京渡江，解放大西南。四川解放后，笔者在改编为西南军区后勤部办的后勤学校任职。办完一期训练班后，奉假东下省亲，顺便接受敌工部老领导的指示，南行策动原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几位老上司起义回大陆投向人民。途经上海，乘机看望胞兄曹聚仁。眼看他肩负着一家七口，在解放了一年的上海滩上，尚无固定工作，卖文章出路不宽，一切都在待价而沽阶段。一家人嗷嗷待哺，可靠的收入只有东南亚几家华文报纸给的通讯文稿的稿费。守株待兔的窘态下，正在组织一家人，剪剪贴贴，在编辑一种新辞典，准备卖点版权作济急之需。为要过一个比较安定的日子，他正在采纳几位南洋学生的建议，走出国门，去就某报的总编职位。兹事体大，不能草率从事，他向京沪各方师友，投石问路，尚未接到什么不良的回音。看见笔者有南行一转的打算，触动了他的决心，对笔者透露衷曲，表示想趁笔者的这阵东风，走出国门，去“乘桴浮于海”。于是说走便走，两人打点了行装，购到火车票便束装就道。（那时从上海往返香港手续简单，没有什么限制）

天气热，火车上并不拥挤。兄弟俩难得有这样携手同车的长途旅行机会。每逢车抵大站，停下车来，哥哥几乎一次不漏地端起他那个特大搪瓷茶杯，上月台去买白米稀饭。笔者羡慕钦佩他那吃粥的好胃口，百吃不厌！那年头，火车停站，月台上和车站栅栏侧边，都有站里或小贩的白米稀饭出售，秩序井然，看起来也还清洁卫生。一路坐到广州，两人有说有